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4辑

主编：陈志伟



血 征

雷电波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血 征

雷电波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征 / 雷电波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 陈志伟主编. 第 4 辑)
ISBN 978-7-5482-0158-8

I. ①血…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39 号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 4 辑) · 血征

陈志伟主编

雷电波著

责任编辑: 于学 黄河飞

封面设计: 张丽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158-8

定 价: 120 元 (共 6 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9)
第六章	(70)
第七章	(88)
第八章	(96)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14)
第十一章	(129)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60)
第十五章	(178)
第十六章	(189)
第十七章	(199)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22)

第二十章	(235)
第二十一章	(250)
第二十二章	(259)
第二十三章	(265)
第二十四章	(275)
第二十五章	(282)
第二十六章	(298)
第二十七章	(308)
第二十八章	(320)
尾声	(325)
后记	(326)

第一章

第一节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

深秋时节，北京这座古老的皇都已是秋风萧瑟，寒意逼人。

在通往京城的古道上，奔来一匹加急的快马，骑马之人一边抽打着马屁股一边大声地喊道：“八百里快骑，快闪开！”，只见一匹棕色大马一溜烟地穿街而过，两旁百姓急忙闪身于路边，有的望马惊叹；有的神色慌乱；有的小声议论道：“看来，南面的战事不妙，这几天快马不断，嘉靖皇帝头痛呀！”

皇宫勤政殿里，早朝仍在进行。只见嘉靖帝十分疲惫不堪地审读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塘报”，他脸色严峻，心中懊恼之极。每看完一份“塘报”便气愤地摔在龙案下，令他焦头烂额，气愤不已。忽然，嘉靖帝一把推倒面前的“塘报”，猛擂着龙案，龙颜大怒地吼道：“全是他妈的报丧奏折！全是些酒囊饭袋！”

金銮殿气氛异常地紧张。侍立两厢的文武百官一个个低首不语，连大气也不敢喘，静得连绣花针落地的声音仿佛都能听见。嘉靖帝看着满朝文武大臣们耷拉着头，一声不哼，便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他强抑着怒气，重新坐在龙案前，轻轻地揉了揉头，叹了一口气，尽量用轻缓地口吻说道：“倭患连年，今又不断传

来边关告急文书，倭贼猖獗，攻城掠地，荼毒生灵，已经祸及数省，长江腹地亦危在旦夕。倘若中原危急，北京必定不安，大明社稷危岌眼前。”说到这里，嘉靖帝不免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倭患已迫在眉睫，众位爱卿难道就没有平倭退贼之良策？就没有哪一位爱卿能为朕分忧？”

殿中百官小声议论着，工部侍郎赵文华看了看众位大臣，又与严嵩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走出队列，毕恭毕敬地说道：“启奏万岁，倭寇来如凶狼，去如惊鸟，奸诈之极。微臣以为，倭贼如此猖獗，屡犯我南疆诸城，实为贪我财物、掠我珠宝，确实令人忍无可忍！然而我朝多次征伐抗倭，却损兵折将，收效甚微，如此下去，百姓不仅难以安居乐业，大明江山亦将会失之贼手啊！”说着，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赵文华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道：“依微臣看来，我朝若以大帮仁爱宽容之心，晓以大义，许以金银珠宝，贼兵是必退无疑的。”

众臣喧哗。

严嵩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走上前来说道：“陛下，赵工部言之有理。依老臣之见，对倭之策，战必败，和必退。”

早已按捺不住的陈练，急忙跨列而出，语气激昂地说道：“启奏万岁，自太祖皇帝至今，倭患愈演愈烈，其中情由只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强盗不打不会跑，强盗不除还会来！倭寇犹壑难填，掠夺财宝，是盗贼的必定行为，犯我江山，灭我大明，才是倭寇的强盗目的。如若以财宝许诺退贼，实为以财宝招贼。依臣之见，当务之急，还需选派良将精兵，先平倭乱，后固海防，才是上策啊！”

赵文华讥讽地说道：“陈大人，以兵剿倭，孺童皆知，然我朝多次选将换将皆不能除倭，且人财、疆地落空，这又说明了什

么呢？”顿了顿，便揶揄地接着说：“陈大人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抗倭救国，那么，朝廷数次调兵，大人为何不主动请缨东南，披甲上阵，报效国家呢？咳！真是话好说，事难做呀！”

陈练：“哈哈……”笑毕，便理直气壮地反唇相讥道：“赵大人，我陈练虽不敢说是英雄豪杰，但也绝非胆小怕事之辈。多少年来，我陈某人为保朝廷社稷，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披肝沥胆，从未临阵脱逃，求生怕死。尤其在大敌当前，更不会跪在倭贼脚下，许诺财宝来达到卑屈求荣，做出有辱我民族自尊的下流之事，受世人唾骂！”

赵文华气急败坏地：“你……你……”他涨红着脸，接着说道：“好，你陈大人素来刚直不阿，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作风实再是令人钦佩！不过……”赵文华鼠眼一转，又变得阴阳怪气地问道：“既然陈大人主张抗倭平乱，想必早已胸有成竹了吧？”

陈练鄙视了一眼赵文华，面奏嘉靖帝：“万岁，为保大明江山，固我国防，臣请征调湖广士兵，必能获胜。”

嘉靖帝和众臣俱现惊异之色。

礼部老臣怀疑地问道：“陈大人莫非是戏言？”

兵部大臣摇了摇头，说：“朝廷官兵尚且如此，难道土蛮之兵能有什么神功不成？”

吏部尚书耽心地：“陈大人，你可得三思呀！”

陈练信心百倍地说：“诸位大人，金殿之上，我陈练岂敢戏言？自有患乱以来，倭寇仗着武器优势，欺我朝中无能臣，便放肆横行霸道，抢掠淫杀；虽然我朝官兵多次反击抗剿，均遭失败，故士气不振，军威恢糜，这是屡抗屡败原因之一；再则，每遇开战之前，我朝将臣战法固一陈旧，用兵不善，故难以平敌；而湖广茅岗、永顺、保靖诸土司，世序富强，锐气正盛；更何况

士兵强悍骁勇，每遇开战，将不避死，士卒用命，且战法灵活、古怪，兵号称虎雄，历朝历代征剿土蛮之将均俱有同感。微臣十五年前平定土蛮之乱，深知士兵厉害。”陈练顿了顿，接着说道：“再说，所谓官兵士兵，皆为我朝可用之兵，何必分个彼此呢？万岁，如若征得士兵抗倭东南，必胜无疑，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请圣上明断！”

嘉靖帝面露喜色，说：“陈爱卿所言，朕颇为信服，只是不知哪位卿家愿领旨前往湖广征调士兵？”

众大臣面面相视，俱作退缩之状。

赵文华诡秘地趁机进言道：“启奏万岁，陈大人既然如此推崇士兵，又是熟人熟路，恐怕还是陈大人前往征调为宜呀。”

嘉靖帝：“陈爱卿，工部赵大人之言，你以为如何？”

陈练：“启奏万岁，臣十五年前奉旨前往蛮地征伐蛮乱，便与土族结下了冤仇，如果此番前去，只怕土人难以顺从而贻误了朝廷用兵之事，到时……”

嘉靖帝“唔唔”地点头。

赵文华不失时机地急忙说道：“万岁，陈大人此番领旨前往，臣认为并非个人恩怨所至，再说土蛮也是我朝臣民，哪有不遵旨发兵的道理？再说，此次入峒传旨，如若改派他人前去的话，只怕是喝水找不到水井，停船找不到码头，人生地疏，岂不是更加延误时辰，贻误平倭大事？臣认为，这分明是陈大人借故推辞，有负圣意。”

“皇上，陈大人他……”礼部老臣欲为陈练辩白，见严嵩瞪眼，忙止口退下。

嘉靖帝见状，便问道：“严阁老有何高见良策呢？”

严嵩：“陛下，老臣认为赵工部所言极是。为大臣者，食君俸禄也，怎能推辞君命呢？更何况倭患已逼近中原，危岌社稷，

我等朝中大臣正是报效朝廷、忠我大明君主之时，望陈都御使以国事为重，不要以私废公，忧个人恩怨而于国事不顾，借故推诿责任，这可不是陈大人的性格呀！”

嘉靖帝点点头，说道：“嗯，严阁老言之有理，朕意亦如此。陈练听旨，朕命你为钦差大臣，速去湖广征调士兵三万，嗯……年前发兵东南，不得有误！另传旨永定卫茅岗司衙，钦点副宣慰使覃承坤挂帅东南，施令三军。土蛮若敢抗旨，征剿不怠！”

陈练跪地：“臣领旨。”

嘉靖帝深情地对陈练说道：“望陈爱卿立马前往，旗开得胜，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厚望和信任呀！”说着，用手又揉了揉头部，说：“朕累了！退朝吧！”

值班太监大声喊道：“退——朝！”

严嵩一脸奸笑，赵文华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众臣敢怒不敢言。

陈练狠狠地盯了严嵩一眼：“哼！”了一声，便甩袍走出了勤政殿。

第二节

陈练官邸。

陈练身穿便袍伫立在书房窗前。他望着窗外那一池微波涟漪的鱼塘沉思着……

陈练，湖南长沙人氏，父亲是一个善良、勤劳的老实农民。在他不满周岁时，由于连年灾害无收，为了生计，父亲劳累成疾，因无钱医治便撒手人世而去。母亲年轻守寡，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帮人做些洗衣浆衫、缝缝补补的事来维持。童年的陈练，体弱多病，由于家境贫寒，孤儿寡母常常受人欺负，因此使他养成了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的性

格。母亲为了让他能上学，省吃俭用，谁知，他仅上了两年学，母亲却因劳累，缺乏营养而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年仅八岁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家。白天，他为富裕人家放牛牧羊，砍柴割草，争取一点微薄的银两补贴家用；晚上，找同伴借来书本，依傍在母亲身边苦读。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岁不到，便能熟背《三字经》、《百家姓》、《诗经》等书，后来，他被本地一位朝廷退职还乡的武官看中，收为徒儿，传授刀枪棍法。他练功十分刻苦，初次登台比擂，便名噪乡里。十二岁那年，由于经济拮据，母亲的病情更加严重，不久，便命丧黄泉。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在师傅的资助下，他才重返学堂求学。十八岁时，身强力壮的他在师傅的一再鼓励下赴京比擂，终于力战群雄，独占鳌头，摘取了武状元桂冠。自此，他率军东征海域，西伐塞疆，驰骋南北，挥戈中原，为明朝江山屡立战功，深受皇上的器重。先后被封为五品兵部刺史和二品都御使。由于他在朝中，不畏强权，为人耿直不羁，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却不想几起几落遭到严嵩一伙的陷害和排斥。但由于他功勋卓著，战绩显赫，忠诚不移，方才化险为夷，闯过了重重风巅浪尖……然而，此次力荐征调上兵抗倭，却不想又被严嵩一伙利用，他们明知十五年前陈练奉旨征剿土蛮，与土族结下刀剑怨仇，并在皇上面前力谏，由他前往传旨征兵，这不明摆着让他陈练往火坑中跳，欲置他于死地……如果此次征调失误，自己客死异乡或暴尸午门倒为次要，主要是这不仅有辱他一身清白，背负欺君之罪，而且还会招来灭门之灾，更会助长严嵩一伙的霸气和傲慢，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朝廷，不可一世，看来，此次入峒，责任重大，非同小可啊！……

“未将朱奇叩见大人。”

陈练转过身来，只见一身戎装，身佩宝剑的朱奇来到身后。

他忙招呼朱奇落座，侍人端上茶水。

朱奇，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米七、八的身材，高大魁梧。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方正的脸庞虽然有些麻点，眉额旁留有一块刀疤，但却丝毫不影响他的英俊，反而更显出了一种刚毅和不屈。

朱奇：“大人，恕未将斗胆直言，十五年前平定土蛮之乱，大人与未将挂帅阵前，兵戈相残，已与土蛮结下了难解的冤仇；此次领旨前往蛮地征调，只恐是凶多吉少哇！”

陈练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是啊，此番前往，必定困难重重，仕途险峻呀！”

朱奇疑虑地看着陈练，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大人又为何偏……”

陈练：“唉，想我陈练为官多年，对朝廷忠贞不阿，这一点，严嵩一伙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力谏老夫前往，就是利用了我这一耿直啊！”

朱奇气愤地：“这分明是严嵩老贼一伙设下的一个陷阱，让咱们往里面跳呀！”

陈练手捋着胡须，泰然自若地：“自古以来，忠良之臣无一不是在风巅浪尖上行船。在国难当头之时，身为朝中大臣，应以社稷为念，以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更何况你我身为朝中武官，保家卫国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啊！现在，哪怕前面陷阱重重，老夫亦将勇往直前，鞠躬尽瘁啊！”

陈练呷了一口茶，略思有顷，接着说：“湘西，乃土苗集居之地，而茅岗却为土蛮门户，我等如能说服茅岗兵动，那么，永顺、保靖、桑植、容美诸路土司就会相继发兵东南呀！”

朱奇：“大人，十五年前的战场不正是在茅岗、天子山一带吗？茅岗土蛮，性野凶狠，历来不服朝廷法度，更何况前仇未

解，你我此时前往，不正是送肉下锅吗？”

陈练充满信心地说：“话虽如此，但也不尽然。永定卫指挥使乔明仁执掌蛮地，政绩不仅显赫，而且深为土民拥戴；茅岗司衙宣慰使老爵爷覃尧之又是颇识大义之人，这正是我们入峒的有利条件。只要你我慎微从事，料无大妨。”

朱奇：“可是……”

陈练轻轻地拍了拍朱奇的肩，感慨地说道：“十五年前，我与将军负戈征伐，此番又与将军奉旨调兵，同是一人，同往一地，干戈玉帛，沧海桑田，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解铃还需系铃人哪！”

朱奇深情地注视着陈练，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未将追随大人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历来敬重大人的为人与胆略。既然大人已经受命于朝廷，未将必随大人左右，纵然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朱奇我亦将义无反顾，在所不辞！”

第三节

严嵩官邸府内。

满脸横肉、不可一世的严嵩，斜躺在睡椅上，两名侍女为其捶肩掐拿。只见他眯着一双泡眼，嘴里轻哼着一曲小调，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这时，一宫女入内禀报。

宫女：“禀报大人，工部侍郎赵大人求见。”

严嵩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离开睡椅，落座案前，慢条斯理地说：“请。”

宫女：“有请赵大人！”

赵文华一手撩袍，恭恭敬敬地来到严嵩面前，躬身作揖：

“下官赵文华，给严阁老大人请安！”

严嵩摆了摆手：“不必拘礼！看座！上茶！”

赵文华：“谢大人！”

赵文华座定后，接过侍女递上的热茶，顿时一股清香沁入心脾，只见他对着热茶深深地嗅了嗅，并细细地品了一口。

“哇！此茶非同凡响，真香啊！”

严嵩得意地：“承蒙皇上恩典，赐予老臣贡茶精品，其味当然是盖世无双、上乘无比啊！”

赵文华一边用杯盖一侧拨弄着杯中茶，一边阿谀献媚地说道：“噢，色泽纯正，馨香浓郁，叶片均匀有致，滋润生津，回味无穷，真不愧是上等佳品啊！下官有幸在阁老府上品尝到皇上御赐的龙茶，真乃是三生有幸、万福无边啊！”

严嵩：“哈……真想不到，赵大人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精通茶道，说出来的词还是一套一套的，啊！”

赵文华忙站起来，谦逊地说：“不才、不才，下官仅仅是有感而言之，岂敢在阁老面前卖弄呢。”

严嵩呷了一口茶，示意赵文华坐下。待赵文华坐下后，严嵩问道：“赵大人过府，想必有要事相叙？”

赵文华将茶杯放在茶几上，陪着笑脸答道：“正是。大人，下官寻思再三，陈练他此次领旨前往湖广蛮地，看来凶险难测啊！如果征调失误，他不仅有负于圣上，毁了他一世英名，而且身家性命难保；倘若功到事成，他陈练便是有功之臣，皇上对他更是厚爱有加，在朝中上下，威望倍增，这……岂不有失阁老您的威严吗？在圣上面前，恐怕……”

严嵩不以为然地说道：“赵大人多虑啦。陈练此番前往，并非情愿，而是圣命难悖呀！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比你我更清楚。更何况，土蛮之地，人性野蛮，自古不服朝纲法度，世匪草寇，实难驯服呀！想他陈练又与土蛮结有世仇，怨孽深重。依老夫之见，陈练此行，不言其成功与否，单凭他对付土蛮子，化解

怨仇，就够他忙乎的了；更何况又要遵旨年前出兵，时间紧呐，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呀。弄得不好，恐怕也会落得个身首各异，客死蛮地啰！”

赵文华：“大人，话虽如此，但依我所见，陈练他一向谨小慎微，城府极深，凡事都三思而后行。这次，他竟敢在金銮殿上，当着众位大臣夸下海口，并以身家性命在皇上御前立下保证，看来，没有十成的把握，他是不会如此冒险而行之呀。”

严嵩傲气十足地，说：“此言差矣，陈练是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嘛。他此去茅岗，实属无奈之举。如若成功，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倘若失败，哼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陈练必将背负欺君盗名之罪，等待他的必将是殊灭九族，死有余辜啊！赵大人，这不正是你我想要看到的吗？”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低估了他呀。”赵文华仍有顾虑地说道。

严嵩思虑片刻，问道：“嗯。那么依赵大人之见……”

赵文华环顾了一下四周，严嵩示意侍女退下。赵文华凑近严嵩，小声地说道：“依下官之见，与其坐视结果，观其成败，不如我们给他加上那么一点点份量，让他……”

严嵩忙问：“你的意思是……”

赵文华附在严嵩耳旁，诡秘地接着说：“我们何不借其启程之时，营造声势，名为助其之威，壮其行色，彰显大人的胸襟和大义，实则嘛……”

严嵩连连点头，满意地：“嗯，有理有理，下此高招，棋当唯我也！哈哈哈哈哈……”

赵文华阴险地说道：“一旦倭寇得知朝廷征调士兵之举，肯定会设法破坏。哼！到那时，就算他陈练再怎么神通，这三杯呛心酒也就够他喝的啦！”

严嵩、赵文华得意地：“哈哈……”

第二章

第一节

风和日丽，绿野碧波；风花簇簇，万丛流丹；山涧溪流，晶莹剔透；群山逶迤，风光旖旎……一幅锦绣壮丽的南国风光。

在湘西永定卫通往茅岗司衙的山道上，传来了一阵阵悦耳的銮铃叮噹声，崎岖的沿河傍山路上，只见两个土家打扮的姑娘骑在马上并辔而行。她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追逐嬉戏，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两只久困樊笼中的小鸟，终于飞进大自然一般，是那么惬意和神怡，那么清新和陶醉……

走在前面的姑娘名叫乔媚。她的名字就像她的人一样，是那么的可爱、美丽：她眉清目秀，修饰得格外娟秀的柳眉，将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烘托得炯炯有神；一对小巧的酒窝镶嵌在那张嫣红、羞涩的脸庞上，格外迷人；灵秀的鼻梁犹如悬胆一般，显得那么雅逸、自然；泛光红润的嘴唇仿佛两片亮丽的云彩，是那么地乖巧，令人遐想万千、陶醉不已。虽然，她身着土家服饰，但仍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一位出自大家闺秀、数有礼仪的汉家千金。在她一侧的姑娘名叫度西琅。虽然肌肤微黑，但圆圆的脸庞却清秀红晕；一双能摄人的眼睛，显得格外精神，给人一种机灵、调皮的感觉；她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健康的美。